

尔雅丛书



孙郁 著

YUANQU DE QUNLUO

远去的

群落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远去的 群像

孙郁 著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去的群落 / 孙郁著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
2006. 12

ISBN 978-7-5336-4359-1

I. 远... II. 孙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3927 号

责任编辑:唐元明

装帧设计:朱 锦

出版发行: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网 址: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新华书店

排 版: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650×960 1/16

印 张:19

字 数:200 000

版 次: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2 000

定 价:28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(0551)2822632

邮 编:230063

目 录

第一辑

- 旧屋下的张爱玲 / 1
狂士们 / 5
野性学问 / 30
陈独秀晚年信札 / 37
陈师曾的妙笔 / 41
鲁迅的晚年 / 44
林徽因点滴 / 48
老舍：死去的与再生的 / 52
孙犁：寂寞的碑文 / 56
心忧书 / 61
杨绛的梦 / 65
坏孩子王小波 / 68
朱正的风格 / 72
活出来的与写出来的 / 76
叶先生小记 / 79

在鲁迅的背影里 / 82

章诒和的悲歌 / 98

第二辑

与路吉阿诺斯为伍 / 101

闲人闲笔 / 108

张国焘的眼光 / 117

百年沈从文 / 127

兼而得之? / 132

始自于隆隆, 终于于默默 / 139

士的进退 / 148

托洛茨基的余影 / 156

谈方鸿渐 / 164

晚年周扬 / 174

为之心跳 / 181

民间收藏与史料问题 / 184

远去的群落 / 187

文人的战争“关” / 195

竹内好的札记 / 202

治史之难 / 209

温情与冷意 / 216

木山英雄的眼光 / 221

第三辑

邓肯的态度 / 225

凄凉小书 / 229

布道者 /	233
学人的外套 /	236
赤色记忆 /	239
反角色的书写 /	243
可疑的文章 /	247
写给谁的书 /	251
旧事难言 /	255
惦念的力量 /	259
关于林辰 /	263
韩国的激情 /	268
旧墨迹 /	271
人文读本 /	275
美国的语文书 /	278
读读想想 /	282

旧屋下的张爱玲

从北戴河的小书店里，购得张爱玲的一册小书，在火车上匆匆读完了。秋天的北方已渐有了冷意，读着张氏的书，真像是又添了秋风，吹着心里凉凉的，倒想披上一件大衣抵挡它的寒气。中国的女性文字，自张氏以来，才有了冷傲的一脉，不再像李清照那么凄婉，柳如是那样内倾。张爱玲是个绝望得有些残酷的人，读她的小说，像遇到旧屋下的贵族女子，既想多瞅几眼，又亲近不得，只是远远地望着，觉得中间隔着一条精神的河。胡兰成说：“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。”抓住了她的特点。但好像仍未道出深的隐秘。什么原因呢？

张爱玲的文字是从远古的诗文中转换出来的，又糅进了西洋古典艺术的色泽，样式特别得很。傅雷读《金锁记》的时候，就想起了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以为异曲同工，相近的地方殊多。不过张氏的小说留有着太浓的《红楼梦》的余痕，不免有仿照之迹，未能化为己句，那是谁都看出来的。而《狂人日记》气韵的高妙，则非古今文人可以比肩的。张爱玲随意写下的散文，比小说丝毫不差，其诱人的文字更像自己的，而不

是古人的照搬，比如《洋人看京戏及其他》、《谈女人》、《谈画》、《谈音乐》，都自如随意，如雨水落地，自然而成，毫无矫揉之气。所以读她的散文，更可见其真实的心境，比小说让人接近的。

“五四”以后的文章，除周氏兄弟外，大多是讲究一点套路的，后来产生了各种“腔”。张爱玲没有这些，她没有什么派别，亦未加入什么团体，自己写的，就是心灵深处的东西。我看她的书，觉得这个人是宁静的、傲视天下的独行者，她也有悲悯，但没有底层人的寒伧感，那就有几分顾影自怜的样子了。她读人的时候，很是刻毒，连灵魂后的影子也不放过，将阴暗的东西一并钩出，也够得上是灵魂的审判者了。让人难忘的是，作者写身边的人物，比如姑姑、苏青，笔致细腻，形态毕现。就那么从容，不冷不热，而深意在焉。看作者笔下的世界，都平静得很，没有感情的燃烧。张爱玲将己身之苦，都隐到了人物与都市霓虹灯的后面，以致抓不到她的思绪。作家做到此点，便羚羊挂角、无迹可求了罢。

《谈画》是篇有趣的文章，那一篇作品流露了对色彩的敏感。我由此而推测，张氏文章之美，是得到了绘画的暗示的。她谈及印象派画家塞尚时，居高临下，完全像一个谈画的老手，文字一刀见血，鉴赏水准之高，就连美术系的老师也要佩服的。如谈《野外风景》时，作者说：

《野外风景》里的两个时髦男子的背影也给人同样的渺小可悲的感觉。主题却是两个时装妇女。这一类的格局又是一般学院派肖像画的滥调——满头珠钻，严妆的贵族妇人，昂然立在那里像一座小白山；背景略点缀些树木城

堡，也许是她家世袭的采邑。然而这里的女人是绝对写实的。一个黑头发的支颐而坐，低额角，壮健，世俗，有一种世俗的伶俐。一个黄头发的多了一点高尚的做作，斜欠身子站着，卖弄着长尾巴的鸟一般的层叠的裙幅，将面颊偎着皮手笼，眉目冲淡的脸上有一种朦胧的诗意。把这样的两个女人放在落荒的地方，风吹着远远的一面大旗，是奇怪的，使人想起近几时的超写实派，画一棵树，树顶上嵌着一只沙发椅，野外的日光照在碎花椅套上，梦一样的荒凉。赛尚没有把这种意境发展到它的尽头，因此更为醇厚可爱。

只有小说家、诗人气兼备的人，大概才能写出如此老到的文字。我由此而相信，画家、诗人、小说家，是心心相印的。张爱玲敏感于各类色彩，她的小说就很像古典主义的油画，明暗鲜活，调子有些沉郁，一切都罩在灰蒙蒙的云雾里。作者就站在旧屋檐下，望着往来的人们，看他们的凄苦，他们的生死，目光冷冷的。因为作者知道，自己何尝能逃出众生的劫运？在无边的黄昏里，人不过是一道道影，终究消失在黑暗里。她要做的，就是人的消失之前的人间记录。

不久以前，看过一本谈张爱玲的书，刊发的妙文多多。



但我读张氏的作品，感受略不同于那书的作者，故作以上短文，聊作消遣。或许也含误读的成分，那就对不住读者了。

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日

狂 士 们

一

民国的人与事，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。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，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，心甚向往，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。中国的历史，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份傲骨，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，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。唯有民国初年前后，风气大变，狂士辈出，遗绪一直延续多年。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：

但这是当时的风气，要激昂慷慨，顿挫抑扬，才能被称为好文章，我还记得“被发大叫，抱书独行，无泪可挥，大风灭烛”是大家传诵的警句。

鲁迅那一代人，是曾崇尚血气的，“尚武”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。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周作人在回忆录

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，鲁迅那个“戛剑生”的笔名，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。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？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，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的。

鲁迅喜欢以“狂人”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。不过要谈人的放荡



不羁、独往独来，鲁迅、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，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。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，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，而文章放荡。陈氏做人不守旧规，为文亦傲气袭人。“五四”前后，有癫狂之态者很多，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，却不多见。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，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。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，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。

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、信札，翻阅相关的史料，被其风采所吸引。他是个硬朗的汉子，一生做的都是奇事。言行举止，非儒学化，有点离经叛道。别人不敢做的事，他往往敢做。有一段故事，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。一九〇二年秋，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，和留日学子黄兴、陈天华、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。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，正在学习日语。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，像个静静的看客，没有什么过激之举。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，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。大概是一九〇三年春，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，陈独秀遂与友人同

机报复。有一天夜里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。他们把对方抱住，陈独秀拿出剪刀，将姚昱的辫子剪了下来。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，一片喝彩。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，因为惹怒了官方。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，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。那时的留学生，大多留着辫子，凡被剪辫者，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，是奸夫；或被看作“里通外国”，视之为“汉奸”。姚昱的被戏弄，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。鲁迅对“姚昱事件”的过程，应当是清楚的。他的同学许寿裳，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。现在推断，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，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，不好妄断。其实即使见面，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，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。

陈独秀每次赴日，都待很短的时间。所以不可能与鲁迅发生直接联系。不过一九〇七年春他再次赴日时，在《民报》馆



里曾见过周氏兄弟的几位同学。当时周氏兄弟、钱玄同等人正随章太炎读书。陈氏到《民报》馆时，周氏兄弟并不在场。有传记作者曾说周作人那时就见过陈独秀，大概是搞错了。按周作人自己的说法，第一次见到陈氏是在一九一七年，并非十年之前，《知堂回想录·北大感旧录二》写得很清楚：

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，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，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，乃是我们的大师兄，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，可是他的脾气乖僻，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，说起有些事情来，着实令人不能恭维。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到一面，已经很希奇了，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，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，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，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。这怎么办才好呢？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，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，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选，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。

这话须还得说回去，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，约略估计年当是戊申（一九〇八）的左右，还在陈独秀办《新青年》进北大的十年前，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，名叫陈仲甫，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，那时也是搞汉学，写隶书的人。这时候适值钱玄同（其时名叫钱夏，字德潜）、黄季刚在座，听见客来，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，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，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，列举戴段王诸人，多出在安徽江苏，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，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，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，主人也敷衍着说，是呀，没有出什么人。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：

“湖北固然没有学者，然而这不就是区区，安徽固然多有学者，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。”主客闻之索然扫兴，随即别去。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，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，且办《新青年》，搞起新文学运动，风靡一时了。这两者的旗帜分明，冲突是免不了的了，当

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，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，“陈仲甫的一句是‘毁孔子庙罢其祀’，说的很得要领，黄季刚的一句则是‘八部书外皆狗屁’，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。”

周作人这一段文字，被后人演绎出诸多故事，有的竟有一点小说的意味，陈独秀与黄季刚的性格也由此点染出来，颇为生动。人们把陈氏的旧事写成小说一类的文字，也证明了某种传奇性。那是一个新旧交错、偶像破坏的时代，留日学生中诸多狂妄之举，今天看来亦让人玩味再三。陈独秀是表里如一的硬汉，鲁迅好像有点内向，不愿与生人讲话。陈氏的狂显露在外表的时候多，动辄身体力行。鲁迅却仿佛在修炼着内功，把孤傲内敛于学术与译著上。一九〇三年，《苏报》案发，章太炎、邹容入狱，对陈、鲁二人都有不小的刺激。陈独秀与章士钊等人创办了《国民日报》，继续《苏报》的工作，发表了诸多抨击时弊的文章。鲁迅则默默地翻译域外小说，以此作为寄托。许寿裳的回忆录说，《苏报》案后不久，鲁迅就送来一篇译文《斯巴达之魂》。小说借着异域的尚武意识，倾诉复仇的观念，精神的深是一眼就可看出的。那时候他就与陈独秀显示了路向的不同。不是办报、从事地下活动，而是靠艺术的思索去完成一种夙愿。这里，鲁迅呈现了一种寓言化的趋向，他借着西方古老的故事，来暗示内心的企盼，组合着一种新梦。留日时期的许多译作和论文，其实都有这一特点。后来，他一直保留着这一与世界对话的方式——以艺术的、形象的和寓言的表达式，与自己的时代交流。我读他的书，在和陈独秀的文本对照时，就感到一种反差。后者几乎已失掉审美的魅力，而前

者却仍在动感中变化着，随着不同读者在不同时间的阅读，而涌出新意。理解陈独秀不能仅依靠他的文本，你必须了解他的身世、故事，才会被那激昂的文字吸引。而鲁夫子则完全相反，浏览他的文字就足够了。那个世界的奇异、幽远、玄妙，都非语言可以表达。文学家就是文学家，有时是不可与政治家简单类比的。

二

有一个现象是颇值注意的。鲁迅交往的人物，有一些和陈独秀都有关系，个别的还非同寻常。比如苏曼殊、章太炎就是。还有一位，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，和陈独秀竟是老友，且一度亲密无间。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，与陈氏则不同了，有的过从甚密，乃至于同吃同住。陈独秀和苏曼殊、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，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。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。例如苏曼殊吧，他与鲁迅、陈独秀的交往，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。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每每被后人追忆时，都有些趣味儿，像他那样柔情万种、放浪形骸者，确是难得一见的。



苏曼殊一八八四年生于日本，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乃日本人，可谓是混血儿。大概是一九〇七年，鲁迅结识了他。增田涉《鲁迅的印象》云：

他（指鲁迅）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，有了钱就喝酒用光，没有钱就到寺里老实地过活，这期间有了钱，又跑出去把钱花光。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，倒应说是颓废派。又说，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清楚，据说是混血儿……我问道，他能说日本话吗？回答说，非常好，跟日本人说的一样。实际上，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《新生》杂志的同人之一。问那是谁？就是苏曼殊。

鲁迅他们要办的《新生》，预想得很好，大有一番抱负。但是因资金的原因，最终流产了。何以吸引曼殊来，由谁介绍，都没有文字记载。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《杂忆》的文章里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：都喜欢浪漫的诗人。那文章的开头写道：

有人说 G. Byron 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，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，就自己而论，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……

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，那时他还没有做诗“寄弹箏人”，因此与 Byron 也还有缘。但译文古奥得很，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……